

谷 裕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隐匿的神学

——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

Verborgene Theologie:

Deutsche Literatur vor und nach der Aufklärung

隐匿的神学

——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

Verborgene Theologie:
Deutsche Literatur vor und nach der Aufklärung

谷 裕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 / 谷裕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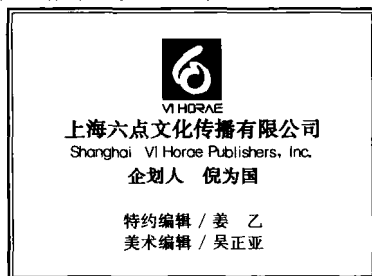
(六点学术)

ISBN 978-7-5617-6281-3

I. 隐… II. 谷… III. 文学史—研究—德国—近代

IV. I516.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043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

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

谷 裕 著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13.5

字 数 26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281-3/I·470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策划

献给恩师

Paul Gerhard Klusmann

Johannes Meier

感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11 工程“文学与宗教”项目的立项
感谢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的研究资助

序 言

读完谷裕博士的《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我才真切体会到，自己在学习德语文学的途中走过多长弯路。

三十年前考大学时，我填报的专业志愿是“法国语言文学”——当时想，既然有可能读大学，就得好好珍惜机会，学习不太有条件自学的小语种。但德语也是小语种，为什么没报德语专业？

那个时候，当听说可以考大学，简直做梦都不敢相信——如今我们把文革结束的时间标志定在 1976 年，其实，至少在 77 年底突然宣布恢复高考之前，我自己的生活感觉仍然是文革式的。这年秋天，我从下乡插队的川东深山回到城里，在重庆市立图书馆当职员，工作是每天给进馆的每本新书端端正正盖上馆藏章。以前听人说，在图书馆工作可以读书，这时才知道，完全是瞎说——每天得给上百本书盖章，完全是计量劳动，哪有时间看书……直到 78 年春天，这个市立图书馆的图书搬运工仍然是两位所谓“历史反革命”——较年青的一位留学过苏联，年长的一位已经六十出头，早年留学法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尽管我非

常崇拜他，想跟他学法文，却不能拜这位王姓老先生为师，否则就成了与……勾结。

话说回来，76年确实是个历史“时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帮同龄朋友开始狂热地读西方的古典小说。我读过的小说中，法国小说家给我的印象最深：雨果、梅里美、司汤达、乔治桑、莫泊桑（李青崖译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德语文学家仅读过歌德和海涅，都喜欢不上，于是以为德国只有哲学，没什么文学家，尤其小说不行。由于想学写小说，我想当然地以为，应该学法文，因此填报了法语专业。

恢复高考的喜讯突然降临，几乎没怎么好好准备，就匆匆上了考场，结果成绩平平，虽上了录取线，但外语学院的法语专业被成绩考得好的考生占满了——当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生投入高考，当然比咱们有优势，幸运的是，德语专业没招满，我被调配到德语专业。

在外语学院读书，我——不仅我——还有我们一帮同学都非常仰慕在大学的外语系读书的同行，比如北京大学的德语专业、南京大学的德语专业、武汉大学的德语专业等等，因为，大学里的外语系以修“语言文学”为业，我们的专业则仅仅修“语言”，自觉低人家一大截：毕竟，据说人家除了学语言，还要（甚至主要）学文学——读原文的小说、诗歌、戏剧，多幸福的事！我们这些专业外语学院的，不过仅仅学会说外国话，学得再好至多不过嘴皮子快，对了悟人生和善于言辞都不会有任何长进。

文学作品才养人，大学不是技术学校，如果仅仅为了学说外国话，两年时间也就可以了——三四年级学什么呢？外报阅读、科技德语、商务会话……这些还需要花时间在大学里学？想想看，倘若你在中文系学的不过是晚报阅读、科技汉语、商务会

话……那成了什么鬼大学生？

尽管是专业外语学院，70年代的我们——不仅我们这些学生，还有我们的老师都热爱文学，没有德语文学教材，我们的老师自己选编德语文学读本，全是古典文学……于是，我才知道，德国除了歌德和海涅，还有莱辛、诺瓦利斯、克莱斯特……于是，我才知道，过去我以为德语文学家除了歌德和海涅没别人，不过是因为，相对从事法语、英语、俄语古典文学翻译的前辈来说，我国从事德语古典文学翻译的前辈要少得多——于是，我切身感到，前辈的翻译对我们年青一代的学习兴趣取向的影响真不可小视。

刚上三年级时，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三位先生主编的四卷八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第一卷面世（上海文艺版1980年初版，五万册；第二卷1981年初版，四万册），如今的大学生没法感受甚至理解当时我们这些在校生所感受到的震撼——要知道，对于还没有彻底脱离文革感觉的我们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是绝对腐败、甚至反动的东西，那个时候，研究现代派文学甚至会惹上没必要的麻烦——《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卷出版时（1984年），已经改为“内部发行”，印数限制在两万。

禁忌的东西反而容易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产生很大吸引力——那个时候，正因为现代派作品是禁忌，我们便不假思索地热爱这些东西……就这样，本来我们的德语文学界正准备好好做一番德语古典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结果，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领域几乎依然荒芜，至少没太大长进，仍然是歌德……海涅……

西方现代派的文学感觉是怎么来的？现代派作品读多了，除了心情越来越差，难免会生发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回溯上

去,启蒙运动就是一个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重大历史时刻。就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陆续出版(卷四于1985年面世)的那些日子,我们在校园里听见了“新启蒙”的呼唤——如今的在校生活同样很难理解,发出如此呼唤需要很大勇气。可是我觉得,什么是“启蒙”我们都还没有搞清楚,搞“新”的启蒙难免稀里糊涂。所以,那个时候,我宁可让自己多关注19世纪以来的反启蒙文学。

因此,当读到《隐匿的神学》这本书稿时,我自己的心情非常复杂,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书稿第一部分扼要分析了启蒙运动前后德语文学的“文化语境”,但书稿的重点甚至学问功夫的重点在第二部分:解读六位德语古典作家的要著……坦白说,其中四位作家我都不熟悉:莫里茨的德文原版书买过却没读过,冯塔纳的小说读过但没读出名堂,瓦肯罗德和伊默曼的文集则从来没听说过。要是我上大学时就能读到这样的书——甚至如果有幸的话,还能在课堂上听到老师带读德文原著,用中文讲解,那该多好(千万别像如今那样,要求我们的老师用德语讲解,那样的话,听的和讲的都肯定稀里糊涂)!

心情复杂的原因还有宗教问题:在我的感觉中,启蒙文化的矛头针对的是基督教,但启蒙后的文学又大多带有基督教色彩……我搞不懂,要是那个时候能读到这本书,我相信自己会少几年困惑,因为,这本书的研究重点在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德国的新教与文学的关系。我由此了解到,所谓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其实差别不小,不了解基督教的教派特色与近现代文化的复杂关系,恐怕很难深入了解近现代欧洲文学的嬗变细节。近十余年来,我国学界的宗教研究虽然有了很大长进,但仍然受到学科划分的局限:宗教专业在哲学系,文学研究则是中文系

(如果幸运的话还有外语系)的事情,要把两个专业结合起来做研究,开题报告就很可能受到质疑:你究竟做的是宗教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德国有个叫波默(Jakob Böhme, 1575—1624)的思想家很有名,这位所谓“神秘派”大师对德语思想和文学的影响据说相当深远,但他写的东西很难按我们如今的专业划分来分类,哲学系说他属于宗教专业,宗教专业说他属于文学专业,文学专业说他属于哲学专业,结果是没有哪个专业研究波默……北大毕竟是北大,谷裕博士的这项研究竟然还能立项,要不然就是审题者一时走了神。

迄今我仍然没有搞清楚西方的启蒙运动究竟怎么回事,即便从文学角度来看也如此。几年前,有位眼尖的德国学者注意到,施特劳斯有篇讲稿题为“启示与理性”,其中有个不起眼的注释,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57节与19世纪瑞士德语作家麦耶的中篇小说《对佩斯卡拉的诱惑》相提并论;通过对这个注释的识读,这位德国学者凸显了启蒙的根本问题: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参见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北京华夏版2004,页239—246)——让我惊异的是,竟然连德语文学史也不大提到的叙事作品,也受到关注启蒙问题的大思想家施特劳斯的关注!这种关注意味着什么呢……无论如何,这部《隐匿的神学》研究的恰恰是文学、尤其小说,从而让我有机会进一步细察启蒙文化的历史遗留问题。

小说创作为什么偏偏在西方18、19世纪的启蒙后时代突然一下子多起来?这与启蒙运动带来的震撼究竟有什么关系?通过阅读当时的寓意叙事、尤其小说,我能够得到的东西的确更为切实。当然,理解叙事作品恰恰很难,因为,寓意叙事在西方源远流长,好些历史上的大哲人也惯用小说形式搞精神斗争,因

此,倘若启蒙之后有谁用寓意叙事来反启示宗教,绝非一大发明,而是传承古希腊的伟大风范(荷马—柏拉图)——至少启蒙后的德语小说创作直接受到过柏拉图作品的影响。说到底,读谷裕博士这本书,感觉复杂的原因更在于:掩卷之余忍不住要想,启蒙后的德语文学中是否爆发过一场基督教与异教的精神战争……有人通过写小说站在异教立场反基督教,有人通过小说支持基督教反异教,精神之战打得惊心动魄?

值得感谢谷裕博士非常用心地解读作品,即便在如今的大学里,据说连德语语言文学专业里也没有多少学生有热情读古典作品(有热情教古典文学的教师同样的少),毕竟还有我们这些 70 年代的热心读者。当然,从这本书中我学到的东西和我仍然感到困惑的东西一样多,但无论学到的还是仍然困惑的,毕竟都事关一个老问题:启蒙究竟怎么回事,在启蒙后的语境中是否能够透彻理解启蒙……毕竟,如今的大学状况正是启蒙的直接成果。

刘小枫

2008 年 3 月 15 日

前 言

问题的提出——启蒙时期宗教世俗化与文学审美独立

提到德语文学,许多中国读者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沉重,差不多和德国哲学一样艰深晦涩。读者在文学中遇到的更多是一个主观、思辨和形而上的理想世界,而非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或者文学对个人内在心灵世界的再现取代了对精彩人物和情节的塑造。这样的作品与其说会给读者带来生活智慧或审美享受,不如说更容易使人陷入对存在本质的追问,或被牵引做一次道德提升。其实,给人造成这种印象的并非所有的德语文学,而是我们接触最多的启蒙以后的德语文学。现代德语文学形成于18世纪启蒙时期,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第一次把德语文学提升到与欧洲乃至世界比肩的高度。德语文学在经历了启蒙、古典和浪漫阶段后,终于摆脱自17世纪以来先后所受意大利、法国、英国、古希腊等各种外来文学影响,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风格。由于译介关系,我们所认识的德语文学基本局限于启蒙以降的经典。自上个世纪初它们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

那么启蒙时期德语文学为何具有如此特征呢?这当然可以

追溯到德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政体和文化形态,而本书所探讨的重点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宗教文化原因。启蒙时期德语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新教的世俗化之间存在一场激烈的互动。启蒙运动的发展引发了宗教的世俗化,哲学、美学、文学和艺术在世俗化语境中逐步脱离神学和宗教获得独立,并开始转向人学和对人的关注。然而它们在独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宗教文化——不仅包含《圣经》的语言和思想,而且还包含基督教的信仰模式、认知方式、情感表达、行为规范和道德意识。换言之,在启蒙以后的世俗化过程中,正统教会信仰淡化,但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人们的宗教虔诚却并未就此消失,而是以世俗化的方式转移到各种人文领域。在文学领域,这种转换首先影响到文学功能和文学语言。启蒙文学在摆脱神学争取独立时需要不断为己辩护,承诺自己可同神学一样担负探讨和表达真理的使命,或同宗教一样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启蒙文学自产生之日就自觉或不自觉以神学和宗教为参照,并试图通过审美途径与神学殊途同归。如此功能上的要求进而决定文学既不能陷入纯粹审美享受,也不能过分专注于形式和修辞,而是应当运用平实、朴素、清晰或思辨的语言表达人的情感 and 认识。

那么如此语言从何而来呢?除去外来影响和文学传统,它直接来自新教的宗教文学。此前的巴洛克文学带有天主教宫廷特征,不符合启蒙新教市民的价值观和审美品味,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德国本土的民间文学因语言粗俗格调不高而尚未被发掘整理。对于启蒙市民文学,此时最为丰富的资源莫过于宗教改革以后各种形式的宗教文学——德国因为宗教改革和信仰纷争,几乎没有产生真正的人文主义文学,取而代之的是发达的神学和宗教文学。《圣经》、赞美诗、宗教应用文和论说文、修身文

学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日后市民阶层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养料。启蒙时期一半以上德语作家、思想家或出身牧师家庭,或修过神学,表明神学或宗教文学滋养了启蒙的文学语言。此外宗教文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同时孕育了具有文学修养的读者。基于共同的对宗教文学语言的理解和认知,作家和读者可以进行对话和交流,促进启蒙文学在市民阶层的接受。

那么如何解释启蒙文学对古代文化的推崇呢?新教方面学者认为,古代文化和人文思想因新教的特殊信仰文化得以传承。15、16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和梅兰西通等人对古代语言的重视启发了路德,他从研习古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发展到参照它们将拉丁语《圣经》翻译成德语。宗教改革过程中路德更发展出“唯圣经论”,认为只有《圣经》才是信仰的唯一源泉,排除教会传统而将《圣经》提升至唯一绝对权威的地位。因此以《圣经》原始语言出发读经释经,对新教尤为重要。新教重视古代语言的传统亦源于此。古代语言成为新教地区人文中学和大学的必修课,而对古代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古代文学范本,因此古希腊文学、神话、戏剧乃至哲学和人文思想就通过学校教育传承至启蒙。无怪启蒙时期受过人文教育的新教学者和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良好的古代语言和文学修养。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尼采。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启蒙时期产生的纯文学既要脱离宗教争取审美独立,那它首先就要标榜自己的人学和理性立场,把人、自然和艺术作为文学的主题,并且文学一定要在对宗教的怀疑甚至互换中才能更好确立和巩固自己的地位。那么,如何看待启蒙以降文学中所谓的渎神呢?

首先,人学和人文思想在确立和巩固过程中借用了宗教信仰结构。也就是说,它把人或艺术置于神的位置,使之获得了

本体地位和超验维度。歌德把人格完善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以人比神,是传统的基督教的人似神形论(Gottebenbildlichkeit)在人学语境中的变形。浪漫文学对“诗”(诺瓦利斯)和“艺术”(瓦肯罗德)的顶礼膜拜从结构上无异于把艺术搬上神坛。这说明,基督教信仰虽然为人文世界观所取代,但宗教信仰文化仍然作为历史积淀长久保留在集体和个人的记忆中。作家们一方面试图消解基督教信仰和教义,另一方面又由于所受宗教教育和宗教社会化而不知不觉按照它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写作。他们批判基督教,同时又试图依照同样的模式建立人文的世界观或政治乌托邦;他们批判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体系,却又试图建立另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体系;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的神,却不断打造人文偶像或提出“超人”。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写作和批判本身就是在追求真理,寻找新的救赎办法。尼采、托马斯·曼、本恩或布莱希特无一例外。

其次,上述作家虽然被正统教会视为异端,但对于基督教以外的异文化的读者,其作品仍然保留着深刻的基督教文化记忆。无论现代德语文学中对基督教的反讽、嬉拟还是亵渎和攻击,均未脱离欧洲基督教文化的框架。二战以前,具有渎神倾向的作家大多不但是受洗或改宗的基督徒,而且他们批判的宗旨往往在于回归原初的信仰。他们的矛头大多指向教会机制、僧侣制度或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不一定是信仰本身。当涉及信仰问题时,无论自然神论还是泛神论,它们的信仰结构和虔诚程度与基督教并无二致。即便所谓“无神论”在19世纪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不信神,而是指不符合正统教义的信仰或对宗教漠不关心的态度。神学家喜欢引旧约《约伯记》来证明,作家对宗教的批判和质疑本身就显示了一种追求真理的姿态,是神学允许

的对话形式,比漠不关心的态度更富有建设意义。

第三,19世纪末以前文学中的宗教批判,不仅是在宗教文化语境内进行的批判和反思,而且主要在新教文化精英中展开,因此并不代表民意,更不意味整个社会信仰结构的转变。德国史学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直到19世纪末,新教地区家庭和学校的宗教教育仍根深蒂固影响着人的社会化过程,宗教信仰文化仍贯穿日常和社会生活每一个细节。占德国人口总数过半的天主教地区更是如此。那里既未展开与宗教对抗的启蒙运动,也没有进入或接受启蒙以降的文学经典。天主教地区在宗教礼仪和学术中保持了拉丁语传统,作为知识阶层的神职人员不得进行世俗文学创作。直到一战前在天主教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宗教文学,在世俗文学方面天主教地区发达的是所谓“家乡文学”和“方言文学”。天主教地区拒绝接受被文化新教(为建构普鲁士国家意识形态而)树为经典的歌德,有自己喜闻乐见的作家,其作品有翻印一百或两百多版的纪录。当然正统路德教也对这位被奉为所谓“教养宗教”偶像的大师持保留或批判态度。

由此可见,上文所述从启蒙到19世纪末的德语文学,严格意义上只针对新教或文化新教中产生并被确立为经典的文学。所谓“文化新教”是一种抽象的宗教性与文化和教养(Bildung)的结合,它以施莱尔马赫的自由神学思想为基础,中和了新教信仰与启蒙人文思想,以抽象的宗教性或精神和理念取代神,以志同道合者的自由结社取代教会组织,最后演化为以有教养阶层为主体的文化精英的世界观。在19世纪文化生活中,极少数文化新教的精英掌握了绝对话语权,并通过大学和中学教育左右文学品味和文学经典的形成。

马克思曾经说,德国的宗教性根深蒂固。1806年瓦解前的